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八

金谿蔡上翔元鳳纂

卷十八　自熙寧六年至熙寧七年

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考畧曰公廟議劄子已錄於治平四年以格於衆議至是公當國乃始得行也

與王子醇書二○某啟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

甚善聞鄧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
加於此可見灼然使久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
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
散其衆量頒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
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
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
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
箭手特恐新募未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
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士人員
節級更與轉資郎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

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宜

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與王子醇書三〇其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圖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

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
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肯以多
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
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
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
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
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
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
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

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
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
邊事難遂废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
春暄保蔵自愛不宣
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王雱呂惠卿同
修撰
九月詔興水利
岷州首領本令征以其城降王韶入岷州
十月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
臣賀解用服玉帶賜安石

百僚賀復熙河路表○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旟旐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繇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烏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逌往圖臣等均被

明恩具膺紫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
萬年之觴敢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辯之朝暫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燿有加凌兢無措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訾盈庭豫照知其無肯以至綏兵冀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

善貸且成勞謙不伐虺聵瘝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於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衮之言疇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〇城郭名王據兩陲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周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 公自注 來詩有何人更得

通天帶誅合君心只晉公之句○朝廷今日四
夷功先以招懷後遠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
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冑爭趨上將
風文武佐時懸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
連營列漢旗天子坐籌星兩兩將軍歸佩印累
累稱觴別殿傳新曲衍璧名王按舊儀江漢一
篇猶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李雁湖詩注曰是
詩此本所有而俗本所無故附錄於補遺
附六月周敦頤卒○考畧曰蘇明允春秋論曰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豈私一孔丘哉據此則周敦頤邵雍張載卒綱目必特書之何謂也

穆堂初稿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朱子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爲濂溪事狀註云蒲左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数十言恐非其實類皆削去予讀之而不勝三歎也葢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定雖賢者亦轉移其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當國之前天下同舌賢

之惟恐其不爲宰相自更新政與衆賢牴牾至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附會復起柄用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元祐諸公蓋託名荊公非荆公之意也南渡以後元祐黨禁既開其門人故吏不勝憤怒以攻章蔡爲未快乃目荊公爲始禍其實蔡京之用由於温公章惇之師實爲康節伊川之謫成于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偏頗多失情實凡詆荆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氏聞見錄所記公居鍾山恍惚見雱枷杻云云

生死輪廻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荊公之語則删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復存則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寧日錄删改誣枉其實范冲朱墨史抑揚增損又不知幾何彼此皆任私臆以爲去取欲以傳信千古豈可得哉

考畧曰諸儒假茂叔以推抑荊公數矣因穆堂斯跋愈不得不備錄之元祐紹聖之間黨禍蔓

延有甚於漢唐尤在於好惡之不公而議論繁興也蒲左丞親灸濂溪甚𠀤使果以不情之言妄附之則亦誣濂溪甚矣所謂左丞爲之平自前世稱道荆公之賢者未嘗無人而爲後人所删汰若此類何可勝数非穆堂熟於史事固不能爲斯文以之錄入講中是爲一篇大文字

熙寧七年甲寅年五十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行方田法

乞解機務劄子六 錄一 ○臣以羇旅之孤蒙恩收

錄待辠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大小紛然臣實任其罪戾非頼至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欵未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厲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聖恩貸善而罪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

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曠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罪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至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畀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乞解機務劄子 錄大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容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輙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

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纑虞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屬乜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罪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强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諭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

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倘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與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惓惓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愍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干祈激切之至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臣伏奉手詔欲留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

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聽怨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則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征營

之至伏取進止

考畧曰安石乞解機務劄子凡六上而後允之旣允矣猶命惠卿傳諭留京師備顧問是何其君眷顧之厚而安石猶固辭而去亦非有所不悅於其君也史載鄭俠流民圖專爲安石新法以致太后流涕帝亦疑之遂罷出知江寧府則與諸劄全然不合要之諸史采之雜亂遂王幸進安國元澤亦多失實予别有所辯論云

四月乙亥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

乙酉王韶進築珂諾城與蕃兵連戰破之斬首

七千餘級焚三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
丁酉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與王子醇書四〇某啟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
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
為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
疆埸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
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
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
勝惓惓惟為國自愛幸甚不宣

考略曰王子醇天下奇才也然非荆公立於其朝必不能使之得以盡其才至是而子醇之功成矣卽四書而荆公之才之美亦見玉帶之賜豈漫然哉而議者猶謂鑿空開邊以爲子醇罪於是乎熙河總論尤得詳著於篇

存是樓熙河總論○宋史本傳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

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
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
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
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氊粗能自立
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
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
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
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
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
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唃氏子孫瞎征羌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
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
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
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
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
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著略曰西北邊二虜自古
為中國患以炎宋以忠厚開國而兵威曾不及
漢唐遠甚故宋北之窳南之亡無不失於弱以
契丹言之太祖太宗之世嘗苦於兵衆及乎景
德元年澶淵議和雖曰兵革不用其民得賴以

少息自是而增歲幣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國
無敢不從非地不廣兵不足而實謀臣猛將無
其人非德不忍而其力不足以校之也若夫西
夏自繼遷德明以來叛服不常延及寶元慶歷
而元昊寇邊益急雖韓琦范仲淹迭爲安撫經
畧議戰議守而環慶延鄜諸州仍累年救死傷
不暇復何有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窺蘭會
河湟之郊哉慶歷初王安石始仕親見兵連禍
結民勞財匱此正君臣旰食不遑士具智謀材
武者所宜効命之秋也及夫王韶開熙河議者

以啟邊釁罪之而尤以主部議大爲安石罪夫
開釁者謂敵本無釁而自我開之也曷亦問繼
遷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間其用兵不已當時孰
國命者果誰爲開之乎抑釁由敵開而我雖欲
不應之其勢有必不能也且秦築長城起於臨
洮漢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所謂斷
匈奴右臂者即今甘凉沙肅地熙河一路不獨
關西戎貢獻往來通塞而逼近秦隴實爲中國
藩屏要害也蓋自祥符間德明攻河州甘州宗
哥及秦州緣邊熟戶景祐元年元昊攻環慶路

二年攻唃厮囉取瓜肅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當是時也譬如甲與乙遇鬭於塗甲自知其不敵矣疾走而避之捷戸以守之而攘臂者猶在門彼德明元昊數攻唃厮囉宗哥其勢將及我秦隴亦何以異此然則欲禦西夏必開熙河開熙河必取唃厮囉諸羌所以絶夏人南侵莫切於此也夫不計夏人南侵爲中國大患而罪王韶開邊釁又罪安石主韶策不知王韶有功而無罪而其進亦非由安石也韶嘗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

寧元年所上平戎策安石尚未當國而韶以書生知兵誠爲不世出之才而謀必勝攻必克宋世文臣籌邊功未有過焉者也且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夫韶雖不由安石而進然非安石當國策雖善必且見沮於庸人之口而神宗用之不專亦不能使韶有成功及其平戎獻捷安石有玉帶之賜則神宗固以首功歸安石後人雖欲以是咎安石亦安石所不必辭也故曰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元祐攻新法者無事不爲安石罪以故司馬光變新法殆盡乃并欲舉熙河而棄

之時有孫路執圖以進曰若如此則陝西一道危矣光乃止嗚呼王韶所上平戎策則與前時盛度所上西域圖合矣盛度未見之行事不可謂非陰雨綢繆之計也王韶見之行事已能有成功而顧以鑿空開邊議之豈盛度孫路所言皆非耶盛度獻西域圖在真宗之世先王韶孫路出輿地圖在元祐之初王韶既沒之後且予考漢靈帝時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傅燮曰司徒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

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爲斷匈奴右臂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作亂此國家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由是言之河西爲夏人所必爭之地其不可棄漢之傅燮又先盛度王韶孫路言之矣後人爲王韶罪而尤深罪王安石觀安石與子雱四書皆仁義之言王者之師其安邊善後雖趙充國議屯田事宜無以過而議者以開邊啟釁至今猶嘵嘵不已即司馬溫公更新法欲并棄熙河路元祐事勢相激亦

可以睹其槩矣故吾備錄盛度孫路二公之言見於本傳者以俟考古者詳焉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度舉進士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度嘗奏事便殿眞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制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
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眞宗稱其博
學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祐初爲吏
部禮部員外郎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
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
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自通
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
關闢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
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
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臣某言伏奉制

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

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

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大馬將

盡之力寵以邱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

願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

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

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

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

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特

含垢之寬紓懷覆餗之懼伏冀陛下志存善貸
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顓天之至懇
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㢘任
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臣無
任

遺書唐棣語錄○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
夏侯旄甚嘆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
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
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
說以上六十六字名臣錄削去介甫不知事君道理

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

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以上六十七字名臣錄削去　君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考略曰遺書唐棣語錄謂介甫不知事君道理在於謝上表文秋水方至四語吾試有以詰之表文曰惟膚廣之日躋稱君也顧卑凡而坐困自謂也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無窮稱君也猶惟膚廣日躋之意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

自謂也猶頭畢凡坐困之意若謂意思只要樂子之無知又云意思嘗要已在人主上雖再四索之欲求髣髴毫釐之相肖不能也而又益之以經義夫禮記成於漢儒之手紀載異同不一者多矣若明堂位禮運祭統則皆並列而爲經而累朝用之以取士者也明堂位祭統言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甚詳而禮運援孔子周公其衰一語以爲非禮之證是亦禮經異同不一之一端也使說者果有見於禮運之言是明堂位祭統之言非是亦以經攻經雖自謂能通經可

也如第以介甫之言爲非則亦遵用叅統明堂
位太稚其過猶在尊經耳此與楊龜山熈寧日
錄辨同於譏切介甫而皆不及此何也乃因言
事君不知道理而又忽及於事親尤怪甚夫曰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猶是一人之私言而非介
甫實事也而即揣摩料度以爲平日事親最孝
亦非真見又將以實行之美者必推而內之於
惡似此誅心之論何在不可以加人又豈忠厚
之道仁人君子所忍言哉且其言曰介甫事親
之際想亦洋乜自得以爲孝有餘此亦一人之

私言而非介甫之實事而乃援曾子事親曰不言有餘只言可矣是又以孝有餘一言若親出於介甫之口何也曾子養志祇是能孝之一節而乃以孟子之所謂可者槩從而可之是可謂善讀孟子者乎閲前六十六字不知何所從來弁不能得其句讀而名臣言行錄刪之末後四十七字亦不知其所如往名臣錄又刪之既刪之曷爲猶載錄之刪之者不爲無意而盡錄者尤必欲使人人共見之也

中使傳宣撫問弁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晻晚餘年懼縻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衰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奬特示閔憐中餉使軺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考畧曰安國卒於八月十七日此亦一證也諸家紀載謬妄已於辨姦卷內言之詳矣

穆堂初稿書宋名臣言行錄後錄節○稗官小

說多出於傳聞或好事者附會爲新奇可喜之
論聊資談謔甚或仇人怨家詆諆正人如錢氏
私志之毀歐公王銍默記誣及太祖太宗碧雲
騢托名梅堯臣歷詆有宋諸君子尤可駭嘆論
世者宜加排斥而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書楊
貴妃安祿山事乃雜取開元天寶遺事諸小說
人之不知新舊唐書俱無是也古之修史者必
取於日歷實錄起居注聖政寶訓及章奏圖籍
而野史不與故猶爲可信至宋史穢雜出說部
書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天下所共信

者考亭朱子然觀其所爲宋名臣言行錄亦止出于一時稗官小說往往一事三四見而毫無別擇如所采王荆公與弟平甫放鄭聲遠佞人之論一篇三見參差互異筆錄則以爲公爲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宰相而作艷辭可乎平甫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必放鄭聲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以爲譏已自是與平甫相失聞見錄則謂公與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

之而記聞則以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
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
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三條並載語殊事異一
鄭聲也或以爲指小詞或以爲溺聲色或以爲
吹笛放鄭聲一言或以爲出於惠卿或以爲出
於荆公參差如此不加論斷覽者將何所徵信
耶然宋史爲平甫傳取記聞聲色之說而附以
聞見錄惠卿深銜之語蓋亦撮取名臣言行錄
爲之徒以朱子所錄爲必可信不知其雜然並
存而漫無別擇宋史王雱傳因首攜婦人冠及

梟韓琦富弼等語亦悉本朱子采邵氏聞見錄
其又可信耶聞見錄記雱死後公坐鍾山恍惚
見雱荷枷杻等語朱子亦采之是生死輪迴之
妄亦未了然其可據以爲實耶然則修史者其
必以實錄章奏及部院案牘爲據而稗官小說
斷乜乎無所用之也
考畧曰宋史多采稗官小說而介甫受穢爲最
甚則有一事而立說互異至於五六者皆出於
無稽之言故鄭聲三說穆堂謂筆錄猶爲近之
似亦不必爲之辯末云名臣言行錄未必盡出

於考亭之手以藝文志考之是固然然讀二陳遺墨其臚列醜惡尤有甚焉亦似不必爲之辨故不錄

差張誘醫男雱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幷賜臣男雱湯藥押冲靜處士張誘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藹然賤息更荷哀憐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過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

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考畧曰安石歸金陵未久而神宗撫問賜藥既
撫慰其躬之亡又命醫其子之疾其眷顧稠疊
不啻家人父子矣東軒筆錄載王雱自崇政殿
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判
公出金陵越明年制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
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
告謝而躋狨坐者比得一日據此則元澤得病
甚久在京師又無幾時益知發其私書皆雱所
爲因恚死疽皆非其實也

讀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九自熙寧八年乙卯至熙寧九年熙寧十年上

熙寧八年乙卯年五十五

八年春正月竄鄭俠於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〇考畧曰此綱目大謬也特錄之

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

周禮義序[曰]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

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

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蔡絛鐵圍山叢談○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

王介甫丞相爲提舉盖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吾後見曾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盖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及政和間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婣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公之說信

簡明錄○周禮新義十六本附考工記解二卷

宋王安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惟
闕地官夏官其考工記解則鄭宗顏輯安石字
說所補也

考畧曰三經義安石實董周官而詩書則以子
雱訓其辭見於三序甚明公行新法多本於周
官其上五事劉子保甲雇役市易亦然不獨青
苗也原其初意直欲比跡成周所謂四時之運
陽舒陰積而成寒暑真有周監二代之意毀者徒
謂祖宗之法不可變是豈足以論聖君賢相經
營天下大計哉且有治人無治法公嘗自言之

矣不得其人以治之卽周禮亦足以誤國又何必牽引五均六筦而與王莽共誚之也

詩義序○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

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
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
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
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
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
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
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
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讀本

書義序○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
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

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遺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歎謹序

考畧曰朱氏經義考載楊時三經辯十卷專辯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義之失又書義辨疑一卷其書專攻王雱之失朱氏俱載未見今考世

所傳龜山集亦無有然龜山書義辨疑其自序有曰書存者五十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中間援引汗漫則皆北宋以前儒者所未道後之君子試平心讀之晃豈足以攻安石之失者哉

六月以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辭僕射劄子三 録一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

術叨塵非一毋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悃愊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除左僕射謝表 未錄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 錄一

○臣伏承聖恩以修撰經義畢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受之陛下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

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
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
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餘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
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
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
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
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
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
於聖政有所譏議
考異曰此三具劄子始獲辭免雱以疾病隨父

出金陵復反京師此亦一證也

六月戊午太師魏國公韓琦薨己未以琦配饗

英宗廟庭

韓忠獻挽詞二首○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

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勳

櫌萬里山無盜亥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

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兩朝身與國安危典

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

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

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考畧曰韓魏公歷相三朝一代偉人見於介甫內制賀啓挽詞非魏公不足以當之而亦非介甫不能爲此文乃聞見錄目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是徒欲實介甫平日詆毀魏公爲果有是事伯溫造謗乖妄何爲一至於此也

九月王安石兼修國史

十月呂惠卿罷知陳州

罷手實法

十二月天章閣待制趙卨爲安南道招討使嘉

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討交趾

勑牓交趾○勑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𦔳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七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克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

布新之漸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考畧曰宋自慶歷以來儂智高寇邕州自是南方不靖交趾亦數寇邊矣至是陷欽廉邕三州其勢尤岌岌也史書載諜得交趾露布言中國

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公大怒自草勅榜詆之夫中國行新法數年只聞臣僚交攻於朝而閭閻未有揭竿者郎外夷假異說爲兵端亦斷斷不及此榜文責王者之歸仁人之言與所謂大怒以詆何大不相肖也造謗者於荆公無之而不毀而正史采之抑何不近人情至此耶

朱翌猗覺寮雜志○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冕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之此詩爲切當桓榮

就正

以所賜與服陳之前曰此穆古之力也公羊封
晉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熙寧九年丙辰年五十六

七月王雱卒或曰九月

考略曰史載王元澤事其最醜惡者多出於邵
氏聞見錄穆堂先生嘗憤之爲考其歲月毫無
一實是矣予尤不可以無辯荆公才高一世其
志存經濟自少時而已然矣慶歷二年成進士
其送孫正之序則云欲使眞儒效見於天下皇
祐三年文彥博初薦安石則稱其有時才自後

所著三司副使題名記江東使還上皇帝書所欲改易法度即後來新法所由見端也既秉國政而議行新法固無人導之於前而亦無有人能撓之於後故後世言新法者以呂惠卿爲黨而實非由於惠卿觀其後與惠卿書曰舉州讙譁公獨助我則亦祇言助之而已故當時攻新法者亦祇與安石爲敵即間有攻惠卿者而究爲攻安石也熙寧七年公歸金陵而惠卿叛公始剏行手實法則既非公意公再相而手實法亦除若其子元澤治平四年成進士即爲旌德

尉荆公尚未秉政四年元澤除崇政殿說書則新法之行已久從此爲右正言同修經義元澤久在病中亦無一時干及新政故終熙寧元豐之世凡元澤生前死後無有一人議之者自邵氏私書出而梟韓富之首一語名臣言行錄采之讀二陳遺墨又和之正史遂從而錄之而後世相傳以爲信史矣又曰凡安石不近人情之事皆其子雱導之不知所謂凡事者毫無一實事是又妄襲辨姦一語而轉輾附和如此也

題雱祠堂 公自注 在寶公塔院○斯文實有寄天

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畱衰草
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考畧曰李注云臨川李子經謂此詩屬王逢原
恐非且援引他書甚辨以爲必公爲父子而作
無疑予謂雱固未必有祠卽題祠又何必詳注
之曰在寶公塔院此則題之有可疑者也豈謂
登臨處飄然獨往來尤不合父子悼亡語則李
子經謂屬王逢原或亦必有所據然此詩爲世
所口實久矣故不得不並錄之

與參政王禹玉書◎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

讀本

尸宰事無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於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必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廸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宜○其二某啟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跼蹐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値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

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乘而任事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獘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

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考畧曰公於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罷辭至四五上之既不得請復乞同僚以助之是神宗之於安石可謂恩誼至渥矣而史書乃曰及子雱死請觧機務上益厭之罷知江寧府何其妄耶陳瑩中日神宗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是又以棄置誣神宗也夫以安石決去至此而尚可以復召哉自是而公歸矣既得長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亦獲遂其平日富貴浮雲之思每讀公此書輙

爲反復流連想見其人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好爲議論者其於公書何如也

十月王安石罷判江寧府以吳充監修國史王珪爲集賢殿大學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熙寧十年丁巳年五十七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数九火数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

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竦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邱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

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 錄一○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興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趨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及耗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

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
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竊天之素志伏望皇
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
壟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
於外觀尚緊眷奬非敢干祈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臣某言三月二日
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
事者使指遙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
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
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竊天而求佚然方焦

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
免慙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
軺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蹄履無用誠
弗恐於棄捐朽株匪材倘奚勝於器使永惟獎
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六月王安石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未録

李友諭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臣某言伏奉
聖慈特差李友諭扶護亡男雱棺柩到府并撫
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

寵獎復以遺骨累恩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
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
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
即安於窀窆天性之愛得盡於暮年申之訓辭
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
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既忝
之力莫知自效之方臣無任

讀本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〇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
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
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

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期不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斵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處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鄉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覯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

就正

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
久莫如以石石不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
可得也

考畧曰予覩劉原父雜錄所載夷甫行誼甚詳
予已錄入嘉祐二年是時夷甫聲名已大著於
賢公卿間矣歐公自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所
與夷甫詩及尺牘十餘條歐公長夷甫六年而
乃稱之曰常夫子又曰願得幅巾杖屨以從先
生長者遊夷甫長介甫二年固常與深交講學
者也乃於其卒也亦稱之曰公而夷甫之賢可

知矣治平四年神宗初立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十月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此非安石所薦而夷甫猶在潁數年至熈寧四年乃始入朝而新法已徧行於天下介甫固無藉夷甫爲之助而夷甫官諫職學政尤於新法無與也史稱秩初隱居既不肯仕安石爲相一召即起其爲全屬虛妄可知也即夷甫清風高節進退有道數十年間不改其操又可於斯表見之矣史又稱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十餘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

就正

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是又從彭氏墨客揮犀所采而入之者也於此又有為之說者曰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嗚呼夷甫為當世大賢生前見推於原父永叔死後獲表於介甫而王氏從六百餘年後未嘗親見其人徒信小說戲言而遽斥之為穿窬小人則吾不知有識者又將置斯人於何等也吾嘗徧閱宋史及南渡後諸雜說凡屬與安石遊者無不盡遭詆毀故雖名德如夷甫博學如崔公度皆不免焉觀其所綴於二人

傳末皆閭巷小兒穢褻不堪之談而筆之於史何也